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

第一辑

文明的心智带宽与致命流量

『两种文化』的三重视域

The Mental Bandwidth and Fatal Flowrate of Civilization:
Three Horizons of "the Two Kinds of Cultures"

魏家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

第一辑

文明的心智带宽与致命流量

『两种文化』的三重视域

The Mental Bandwidth and Fatal Flowrate of Civilization:
Three Horizons of "the Two Kinds of Cultures"

魏家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心智带宽与致命流量：“两种文化”的三重视域 / 魏家川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203-0763-5

I. ①文… II. ①魏… III. ①科学技术—研究②人文科学—研究
IV. ①G301②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27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项目系首都师范大学“211”规划项目
本著作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11”工程项目出版资助

目 录

导论 “两种文化”论争	(1)
-------------------	-----

上编 本体论视域中的科学真理与艺术真实

引言 本体乌托邦与自然存在的递弱代偿衍存	(27)
----------------------------	------

第一章 心物分立的形而上学困境	(55)
-----------------------	------

第一节 天启真理的形而上学玄思	(55)
-----------------------	------

第二节 理性真理的形而上学迷思	(76)
-----------------------	------

第二章 科学真理与艺术真实	(117)
---------------------	-------

第一节 科学真理的解构与重构	(117)
----------------------	-------

第二节 艺术真实的沉思与反思	(139)
----------------------	-------

中编 主体论视域中的科学认知与审美体验

引言 主体乌托邦与精神存在的感应属性增益	(163)
----------------------------	-------

第一章 灵肉分立的主体镜像	(183)
---------------------	-------

第一节 主体建构的多元模式	(183)
---------------------	-------

第二节 主体重构的复合间性	(196)
---------------------	-------

第二章 科学认知与审美体验	(215)
第一节 精神炼狱的感应栅栏与异质同构	(215)
第二节 精神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坚硬 内核	(232)

下编 语言论视域中的科学话语与文学修辞

引言 语言乌托邦与社会存在的生存性状耦合	(257)
第一章 长恨人言浅 不如天意深	(274)
第一节 语言的天道赓续与人道运演	(274)
第二节 危如累卵的文化通天塔	(287)
第二章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309)
第一节 科学沦为启蒙的神话 文学作为神话的 移位	(309)
第二节 同一性的原罪 差异性的救赎	(318)
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46)



导论 “两种文化”论争

1958年英国科学家C. P. 斯诺发表《两种文化》，断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互不相干的两种文化，鲜有共通之处。之后有文学批评家F. R. 利维斯，同样写了《两种文化》，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理当互通。但是我们似乎从来只听到人文科学标榜它同自然科学的缘分，反之除了身不由己，自然科学永远不屑于拉哲学或者美学点缀自己，宣称它的成果是哪一种伟大路线促成。1996年美国《社会文本》杂志刊载过物理学教授苏卡尔的一篇文章，称近年来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已经揭开西方主流科学的神秘外衣，暴露了它隐藏在“客观性”之下的意识形态控制。文章引用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到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和利奥塔等等的219篇文献，阐明物理现实正像社会现实，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简言之，自然科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苏卡尔本人作为一名科学家，居然有如此高见，一时叫人文科学家欣喜若狂。可是不出一个月，作者再次亮相，声明说他那篇文章纯粹是要作弄《社会文本》，看看这家人文科学的权威刊物，会不会只因投其所好，就采纳他这样一篇胡编乱扯的荒谬之作。果不其然，可怜的人文科学！

笔者在此引征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中译本《译者前言》（陆扬、张岩冰）的这段令人感慨良多的文字^①，旨在

^① [德]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将读者引入“两种文化”论争这一话题。

“两种文化”论争，倘若失缺哲学层面的监护与圆融，双方势必陷入谁也不能说服对方，谁也不能驳倒对方的僵持对峙状态。在人文学科遭受自然科学的打压和愚弄所引发的冲突面前，文学艺术领域乃至人文学术领域，普遍存在着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能拒斥、陌生感甚至敌意，究其深层心理原因，其中较为隐秘的部分，可能是科学技术兴起之后，哲学、宗教、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等文化传统强势领域中心移位所引发的失落感与自卑感。科学思维的浪漫奇景、精密结构以及感觉敏锐、包容广博的优点常常被人文学科所忽视，而人文学科的非科学甚至反科学倾向则往往使其呈现出神经质的自恋、愤怒与感伤。人类从巫术、法术盛行的远古时代一直走到今天的科学技术时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真正有效（当然同时也是有限）地掌握了“掌控”自然世界的方法。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与有荣焉，功莫大焉，也因此获得万学之尊的霸主地位。

科学实践所带来的巨大技术成果和实际利益，并非科学的初始动机。科学的产生一开始是由更好地理解自然的求知冲动所驱使的。自17世纪以来，科学开始在西方获得本体意义，开创了人类科技文明的新纪元，历短短数百年而成为全球文明与新生事物的主要源泉。据2000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修订两年而完成的《新华词典》2001年新版扩容科技，大大增加了科技用语的含量，以前《新华词典》百科条目占30%，这次修订后占50%。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具备开创勇气、富于想象力和健全理性的品格。科学精神是超越人类的狭隘视野、超越宗教、民族、政治党派、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一种普适的和独立的精神。当下人类文明与以往文明之所以如此不同，重要的原因即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以来三次科技革命——蒸汽机、马达、电脑的发明与使用，魔幻般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其辉煌成就令人文学术领域的大师也产生这样的感慨：“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



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①“宇宙力量被设想为无所不能又坚不可摧。希望、恐惧、祈祷皆不能使其消失，但是精英能够疏导它们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它们。这些专家的任务就是使人类适应这些力量，在他们中发展出对这种新秩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毫不怀疑地忠实于这种秩序，使之安全而永固。因此，引导自然力量并使人适应于新秩序的技术学科必须凌驾于人文研究，即哲学、历史与艺术研究之上。后一类研究充其量只能支持与装饰新制度而已。”^②倘若这样的见解出自科学家阵营，人文学者完全可以将持此观念者视为大言不惭的科学狂人而不屑一顾。然而这样的声音并非来自科学共同体，而是发自人文学术领域诸如恩斯特·卡西尔、以赛亚·伯林这样重量级的独具慧眼、远见卓识的有识之士。人文学者纵是不以为然，也不好意思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他们贴上科技崇拜、科技霸权之类的标签。事实上，真正的科学精神迥异于科学主义，反而使科学共同体不会轻易陷入科学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垄断、科学文化中心主义的困境。

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及其所创造的科技神话使人们深信，科学活动包含着人类求存与求真最进步的因素。哪怕在其他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奋力向前，即使是缓慢而艰难的推进。科学成为人类的天籁与福音，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使得科学家几乎成为现今人类唯一公认的立法者。

作为人文学术领域的一名普通从业人员，笔者常常喟叹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极度边缘性的活动，由于诸多超一流科学人士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这样超一流的文明伟业。近现代科学成为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一股重要力量，始于伽利略，因此只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此短暂历史的前半期，科学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6 页。

② [英]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5 页。



始终是时代前沿学者的一种自由探索，尚未影响到常人的思想或习惯。一百五十年的现当代科学技术已证明，它比五千年的前科学文化更具有开拓性。而文学艺术以及人文学术领域，本来在应对人类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拥有丰富而深厚的人类文明的传统积淀，可是由于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失稳的递弱代偿衍存属性远复杂于自然存在，且这一领域太多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人品与才能远逊于科学家群体的人混迹其中，结果反而将人类这一得天独厚的传统领域搞成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乱局，可谓使源远流长的人文大美，一落千丈，斯文扫地。人类文明在应对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反差，令人遗憾和费解。

今天，能够决定时代特征的事业均由能够决定时代特征的人所从事。显然，这个时代的缔造者可以是科学家或其他什么专业人士，但不再会是文学家与艺术家。人文领域长长的斜坡上晶莹的积雪开始融化，裸露出其鲜为人知不堪的一面。20世纪末，由BBC海选出的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10个世纪以来的10大伟人，达尔文、牛顿、马克斯韦耳、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阿奎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科学家坐拥半壁江山，哲学家勉强能够分庭抗礼，文学家、艺术家居然无一忝列其中。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已被放在时代动车驾驶和导航的位置上。自然科学一马当先，正在自然而然地成为万学之王，君临天下，如日中天，挟真理以令天下。科学赢得万学之尊，堪称人类文明的定海神针。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屠格涅夫杜撰“虚无主义”一词以称之）就曾这样作过比较与换算：十二个诗人也顶不上一个化学家。解剖青蛙比写诗更重要，因为巴普洛夫的解剖可以导向真理，而普希金的诗歌却不能。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说，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深奥与精辟是一种快乐；相形之下，美学家和生物学家就是蠢材了。”^① 美轮

^① [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页。



美奂的人文天鹅绒如何砥砺现代人类思想的利刃?!

相对于人的感应属性，自然存在的递弱代偿衍存，远较精神存在的感应属性增益与社会存在的生存性状耦合来得平缓和悠远。生命世界与精神世界远较物质世界壮怀激烈，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充满更多的蝴蝶效应。生理的、心理的世界也远较物理的世界错综复杂，动荡不安，剪不断，理还乱。不懂文学真谛的人常常以科学发难文学。古希腊行吟诗人荷马一直因为常识上的错误和科学上的不准确而受到诸多质难。普林尼就曾这样发问：狗不能活过15年，那《奥德赛》的作者凭什么说尤利西斯有20年没见的狗认出了他呢？人们常常以这样蛮横的态度诘问诗人：春江水暖为什么是鸭先知而不是鹅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先知？显而易见，这不仅不是在欣赏文学，也绝对不是在科学探索，而是近乎较真的抬杠，近乎抬杠的较真。罗素感慨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文学知识在文化人中间是极普遍的，而现在则仅限于少数专业教授了。正如利奥塔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科技“知识的时尚”面前，在人文“知识分子的坟墓”里面，文学艺术或人文学科仅是“死掉的文科”。当人们无法理解相对论时，他们断定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够。而当人们无法理解一首诗或看懂一幅画时，他们就断定那是一首糟糕的诗或一幅蹩脚的画。

“自歌德和黑格尔逝世以来的百年间，哲学和科学的内在危机日益表面化了，最能显示这一危机的或许就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中。”^①当代科学技术的超重与人文学科的失重已不容忽视。人们应当看到，科学文化显然不是也不该是人类文化的唯一建制。就算科学能够解释一切，那么科学本身是否需要解释？解释科学的不应是科学本身，能够解释它的又会是什么？“科学的统一性，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不管是通过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现象，还是通过一贯客观的合理性——可能必然意味着把那些不可能恰当地进行孤立、理想化，或充分客观评定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沉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的许多主要的关于人的事物或行为排除在外。把它们排除在‘科学性审查’的正当主题之外，从长期科学史的标准看来，我们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害多益少。这不仅危及对它们的‘科学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危及科学本身的演化。”^① 卡西尔对自己用数学、科学思维方式研究人类精神文化现象时遇到的挫折与教训进行反思，深刻地认识到，数理知识及“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这种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因此提出“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扩大”的主张（《符号形式的哲学》），即扩大到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人类全部精神文化领域中去，因为在人类科学时代到来之前，人类曾度过漫长的非科学时代，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着一个非科学、非逻辑、非理性充斥其中的心灵活动领域，这就是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因此除了纯粹的数理认识功能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去理解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功能与意义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与意义。这样，卡西尔就完成了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变成了文化批判的任务，扩大了哲学认识论的领域，使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研究从此有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认识论基础。也就是说，现代技术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同样，古老的神话与宗教、巫术与法术以及源远流长的艺术，同样也是人类心灵奥秘的样本与化石，蕴含着人类精神生活乃至文明生态的 DNA。

人类的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不是直接和简单地服从于科学法则的原子堆集，而是天道赓续，人道运演，感应属性增益与生存性状耦合的结果。人类的精神自由与自由意志也是科学理性的有限视界所无法容纳和简单化约的。尼采认为：科学的真理需要导致虚无主义，它转过头来拒斥科学。科学的求真意志如果陷入偏执狂式的牛角尖，则显然会落入于事无补的理性中心主义境地。科学时常只关心事物的量化及技术的应用，而不问其质及应用的

^① [美] 加德纳·墨菲、约瑟夫·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林方、王景和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43 页。



目的，把真同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剥夺了善、美、正义的普遍有效性，从而使其蜕变成异化人、奴役人的科学。韦伯在《科学作为一种职业》（1923）一文中指出：“科学既不适合处理价值观念，也无法回答个人生存意义问题。”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对科学作了两大指控：（1）现代科学已然堕落为实证主义。就是说，它抛弃哲学的高尚目标，只关心数据、操作和应用。这使它沦落为“科学残余”。（2）现代科学取消了精神探索，又无意面对价值规范。为此，它注定要失掉对于人类生活的总体把握。而这种“被砍掉脑袋的科学”，终将威胁社会，加害于人类。罗素也曾指出：科学使我们从善和作恶的能力都有增加，因此也增加了抑制破坏性冲动的必要。凡此种种，进一步凸显出人文关怀的重要性。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就是太偏于某些技能的训练，造就大量精致的功利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而很少能通过正确而有效地观察世界来开阔人的思想和心灵。而作为实施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机构——高等院校，则大多沉溺在行政官僚化的急功近利的量化管理与科研数字表格化的学术游戏、学术堕落和学术腐败中而不能自拔。

自然科学提供的是一种专门化的技术性知识，而不是一种总体性的人生哲学。自然科学面对“硬事实”（后现代科学稍有不同，已开始涌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科学的“软科学”，如混沌学），文学艺术则承载预防现实与人生单一与僵死的“软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报告指出：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像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某些人相信，这只是由于其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幻影，这个文化的力线将很快重新申明自己并把科学带回到为人类服务中去。另一些人考虑，科学最近的胜利最终要给予它统治整个文化的资格，而且文化之所以能继续被大家知道，仅仅因为它通过科学装置来传播的。还有一些人，被入和社会在科学的支配之下就会受到操纵的危险所吓倒，他们觉察到

在远处隐隐出现的文化灾难的幽灵。^①

在部分人士看来，科学像是文化体内的癌瘤，它的增殖威胁着要破坏整个文化的生命。这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但问题确实摆在面前：我们能否统治科学和控制其发展，或者说，我们是否会因其强大而被其奴役与异化。2016年3月9日，一场捍卫人类智慧尊严的人机围棋世界大战在韩国上演。结果，人类的左脑败给了机器人。如今，对于我们自己种下的苦果，我们只好无颜以对地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无论种种控告所指的是科学的文化所渗出的全盘怀疑论，还是通过科学理论所得到的特殊结论，今天人们常常断言：科学正在使人类世界降格。几代以来，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的一触之下而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的温润。^② 这样的悲剧类似于古希腊点金术一类的神话。由此可见，科学知识受到批判并非由于它的局限性而是来自它的本质。

阿多诺认为，不存在从凶残到仁慈的普遍历史，但是确实存在着从弹弓到核弹的普遍历史。爱因斯坦指出，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明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非理性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性的大悲剧，已令人类刻骨铭心。如“二战”期间，地球上人类生产的钢铁几乎全部用于毁灭人类自身。如今，人类拥有的核弹头可以将人类炸回到旧石器时代，彻底摧毁地球N次，让人类完全找不到北。在今天的量子时代，温伯格提出“核子牧师”之说。我们为核能这种神奇的能源要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既要我们很不习惯的各种社会机构时时警惕，又要这些社会机构长盛不衰。苏联切尔诺贝利与日本广岛、福岛核灾难、核危机，是否能让我们相信，核能在技术上的危险微不足道，其威胁主要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在仅仅一百五十年

^① 转引自〔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





间，科学已经从鼓舞西方文化的源泉降为一种人类威胁。它不仅威胁人的物质存在，而且更狡猾地，它还威胁着要破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和经验。受到控告的不是某种科学突破在技术上的附带成果，而是科学精神自身。爱因斯坦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科学）工具的高度完善与（人文）目标的极度混乱。他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19世纪，科学家的著作中还经常引用宗教文献，如今，宗教却急于用科学为自己的信仰寻找证据。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坚持科学的独立性是必要的。而今天，在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坚持宗教的独立性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信仰文明也是人类理性文明之外的重要一极。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指出：“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创造科学的神是一个与人类的安谧为敌的神。”^①在有关这一点的注释里，卢梭指出：“我们很容易想到普罗米修斯那个故事的寓言：而希腊人是把他锁在高加索山上的，希腊人对他好像并不比埃及人对他们的神条土司具有更多的好感。一个古代的寓言说，撒提尔初次见到火，就想拥抱它，吻它；但是，普罗米修斯向他喊道：‘撒提尔，你要为你脸上的胡须而哭泣的，因为谁碰到了它，它就会烧谁。’”科学正是这种给我们带来光明与温暖同时又非常容易灼伤我们的天火与神火。卢梭曾经激越地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这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如果它们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德行，那末我们对于它们的用处就可以怀疑得少一点了。”^②

在一些人看来，自然科学世界是物质的、惯性的、机械的，

① [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而人文世界则充满着生命的跃动、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创造。一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牛顿，人类仍然迟早会发现三大运动定律，但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却永远不会有《哈姆雷特》了。“谁更伟大，艺术家还是思想家？音乐大师莫扎特不如解释声音的性质的理论家、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吗？谁的一生更了不起，最伟大的英语诗人莎士比亚还是最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牛顿？今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时可能要费些踌躇。有时可能因为胆怯，干脆认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而拒绝回答。”^① 不言而喻，一个神经质的人的痛苦可以在文学中得到精彩的描绘，但这并不是医学的成就。托尔斯泰明言，科学要求认识的统一，艺术要求情感的统一。科学技术是一种不断接力的群体事业，而文学艺术则是独辟蹊径的个体创造。但也有人认为，世界上当初只有那么几个顶尖科学家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相对论，假如他们都死去，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真义就会在人间失传。

科学与人文的分化对立日益加深，科学成为具有更高可信度和创造性的知识，而人文学科只有借助科学的成果和理论资源才可能维系着自身的合法身份。相对而言，文、史、哲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的吸引力降低了。文学越来越成为冷风景中挣扎着的苍凉手势。尽管笔者非常愿意将古老而美丽的文学视为万学之母或文化天后。在美与真的此消彼长中，科学理性精神使文学艺术高度祛魅。何谓祛魅？祛魅就是解咒，就是非神性化，就是祛除主观、心理、意义、价值、魅力等因素从而达到客观化、物理化、机械化、数字化，就是物质只是作为一次又一次地、无穷地被创造、毁灭又再创造的能量的形式，就是科技理性对自然、目的理性、价值理性的高度盘剥。后工业社会的机械复制以及美国波普艺术的领军人物安迪·沃霍的艺术理念与艺术实践，就充分体现出在科技与商业的深刻影响下，后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祛魅之后的艺术嬗变。安迪·沃霍的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序列画以及玛

^① [美]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8页。



丽莲·梦露头像之所以堪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相提并论，就在于祛魅后的波普艺术如艺术暴动一样向传统和高雅艺术的裆部踹去，使其失势之后顿失体面与尊荣，一屁股颓坐于浮华都市的商业大街之上，从而使后现代艺术的大教堂得以在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中心美国纽约落成。

近代以来，历史上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深受科学技术的影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对文学艺术或人文学科有着明显的渗透。席勒曾悲叹科学使自然非神圣化，尼采也曾因人类文化逐渐失去酒神精神而悲哀，并希冀着“科学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在歌德《浮士德》的第二部中，最后使得浮士德成为过时人物的那个技艺高超的魔鬼，就是整个现代社会体系的缩影与象征。人类力图用科学和理性来扩展自己的力量，却使得恶魔似的力量非理性地爆发出来，超出了人的控制，并带有令人恐怖的后果。如果有外星人光临地球，他们会对地球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对等不平衡大惊失色。人类应该如何收拾这样的文化乱局？卢梭告诫人类：物质财富的作用就是使人看不到精神的空虚。生存及其意义的安顿，构成人类不变问题的可变探索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实践。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是否可以，如何才能缓解我们生存的压力以及生存意义与价值的焦虑？

人文学科在要求享有与自然科学同等权力时总是畏畏缩缩，羞羞答答，显得底气不足。人文工作者的存在感、使命感、成就感、优越感越来越低到尘埃里去。一些人习惯于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视若水火。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是否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是否因为南辕北辙而注定分道扬镳？问题显然没这么简单。然而，很长时期内，哲学既不能取得这种统一性，又不足以阻止分裂的不断扩大。在没有哲学进行监护的情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如何和睦相处？科幻类型的文学艺术很容易使我们想到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精彩联袂。比如雪莱夫人玛丽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再比如好莱坞《星球大战》、《黑客帝国》之类数不胜数的经典科幻电影。在这个科学威力如此强大足以使人类其他一些方面的实践活动成为它的副现象或不